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二回 探消息知縣看辦會 請僧尼公差下說辭

且說公然見天色將晚，叫子仁到別處吃飯，既得真信，快快回衙。子仁答應：「一同出寺，進城稟報，好結此案消簽，也算你我第一大功勞。」說著，滿心歡喜。且說施公從飯店出來，跟隨那婦人，竊聽哭訴告狀的緣故，竟白跟了一回，不得明白。見天色尚早，不便回衙，「何不出城訪訪，等天晚回衙」想過，邁步出了城門，可巧正遇二差，欣然而來。施公遠遠望見二差，是乞丐打扮，不由贊歎：「我且躲避，任他過去。」不意二人早已看見，隨後跟來。施公進廟；公差緊行，也進了廟中。施公坐在台階。二人一看無人，搶步下跪。叫聲：「老爺，小的等奉差，訪拿九黃、七豬，今在蓮花院內。訪得九黃與七珠，乃是乾兄妹，係蘇州人，先奸後拐到此。」施公聽說，優化為喜。又問：「因何名叫九黃、七豬？」二差說：「他徒弟曾對小的說過：因他師父背後有黃豆大的九個猴子，故名九黃；尼姑因胸前七個黑痣子，故名七珠。惡僧廟內，還有盜寇□二名，無所不為。」從頭一一稟明。

施公聽說，沉吟良久道：「天色不早，你二人隨我進城。天黑到□字橫街，瞧瞧凶僧淫尼舉動。」言罷站起。二差跟從施公進城。看那軍民人等，鬧鬧吵吵，聽那些人議論紛紛；也有說「縣主比前任好」的；也有說「耳軟聽信衙役」的；也有說「私訪愛百姓」的；也有說「縣主真真清廉」的。正中一人，喚一聲說：「你們住口，莫要亂說，仔細縣衙人聽見，你可吃不了的包子！」施公在眾人之內，竊聽閒話，為的是公案不結。

抬頭只見一片燈光，人語喧嘩，又見擠擠攘攘：「到了！到了！」

施公站在眾人之中，看見這法台上——正對觀音庵門，搭了一座高台——台上結彩懸紗，花燈接滿。正面設了一法座。

座上一個和尚，濃眉大眼，滿臉橫肉；頭戴佛冠，身搭紅衣。

口喧佛號，手疊佛印，混捏酸軟。兩邊有眾僧陪座。細看非盡男僧，還有女僧，一旁接音。年紀俱在三□上下。因七月佳節，天氣還熱，個個光頭無帽，身搭偏衫，雖說接音，其中一人，杏眼含春，與凶僧眉來眼去，害笑顏開；還不住的東張西望，賣弄輕狂。施公看罷，又往台下一瞧，正中設擺高桌，兩旁板凳。數了一數，一邊九個尼姑，兩邊共□八位，皆穿法衣，俱是光頭腦袋。接打各樣法器，年紀俱在二□上下，個個風騷，人人裊裊。雖無脂粉，俱是齒白唇紅，面似桃花。雖然俱打著法器，口念佛語，也是視南瞻北，看那滿面芙蓉，並無一點道心。賢臣看罷，暗暗點頭：「怪不得攪亂江都！原來如此。這正位上坐者，必是九黃；且眾尼之中，未知那是七珠？」細看桌子上首，有個打鼓鐘的女僧，別有風流，較之眾尼，更生美貌。施公看後，暗說：「難怪招惹僧俗亂心！」聽見法器連打三陣，天有二更時分，施食放完，許多軍民四散。施公同了二差，說：「這九黃、七珠原故，我全知曉。你二人明日先不用進衙門，還到蓮花院中，千萬小心，引誘小和尚，套問真情；把那□二名盜寇的根由，訪明回衙，定計以便拿獲。」二役答應，於是施公趁天黑回衙。

施安迎接施公進房，淨面更衣。酒飯用完，上牀安息一夜。

至次早，起來淨面，吩咐點鼓升堂。施公坐了大堂，眾役排班。

施公伸手拔簽二枝，向下叫王仁、徐茂。二人答應，即上前跪下。施公說：「你火速去把□字街觀音庵七珠尼姑請來。本縣要辦吉祥道場；還到城外蓮花院，把九黃和尚請來。本縣要僧尼登壇。」二人答應，下堂而去。又往下吩咐，去請振守府；又派那些馬步三班人役預備。

且說去請九黃、七珠的王仁、徐茂二人，會在一處同行，彼此閒談縣主之事，不覺來到觀音庵前。一同步進庵裡。那七珠淫尼，正在禪堂內，心中思想九黃和尚情濃，忽聽院內走的腳步響動，心下驚疑。說道：「什麼人？一定是施主送香來的。」

想罷，喊一聲：「小尼。」那裡答應，來了小尼，走入禪房，滿面笑迎。口稱：「師父，不知呼喚弟子，有何吩咐？」淫尼見問，說道：「你快去看看，是誰在那裡走的腳步響？」小尼聞言，忙忙跑出，一見二人，就問：「你們是那裡的？怎麼往裡硬闖？我們這是女僧所在，豈可輕易進來麼？」二差聽說道：「我們是縣衙頭頭兒。你快去告訴令師，我們奉縣主之命，來請七珠姑姑，立刻進衙去，辦吉祥道場。」小尼一聽，即回言道：「呵呀！原來是衙役老爺呢！略等一等，我回明家師，回頭再來請你進去。」言罷，即轉身進禪房，將公差之言，說了一遍。七珠一聽，心中不解，說：「縣主請我辦事？」細想：「施不全與我並無往來。聞近日眾家寨主們，鬧的多少人命案件子，莫非有什麼知覺？若不去，他是一縣之主，居他治下；若去，又恐不便。」沉吟一會，偶生一計，說：「有了，我何不如此這般允他？」遂叫：「小尼，請他們來見我。」小尼答應，出去把二差引入禪房。七珠偷眼一看，兩差人不過是纓帽袍套，拐古啣當的打扮，鷹兒爪的相貌。七珠心煩，無奈口稱：「上差，到此何干？」小尼獻茶。二人一見，渾身軟麻，神飄魂蕩，意馬難拴。人人說七珠美貌，今見方知話不虛傳。淫尼與二差問了姓名。二差便說：「我二人奉縣主之命，來請你到衙，辦吉祥道場。須得尊駕親自跟我們同去才好。」說罷，忪怔怔的歪著頭，目不轉睛，看著尼姑。七珠一見，暗罵二役，皮臉可惡，如不是王法之地，立刻叫你的人頭落地。今施不全叫人來請，有些吉凶難定。我想城內人命極多，或有動靜消息，亦未可知；倘無動靜，不去，又是不便。沉吟一會：「管他什麼，少不得要去走走。就有變動，料著外有九黃哥哥，眾家寨主；自己又能飛簷走壁，馬上雙刀，何足畏哉！惱一惱馬踐江都，殺他個魂膽飛裂！就見他何妨？」想罷，假意帶笑，叫聲：「上差，不知單叫我進縣，果還叫那別的人？」徐茂說：「請北關蓮花院的九黃師父。你們就走罷，我家縣主立候著呢！」

七珠帶笑說：「上差少坐，待我更換衣服，一同進衙。」二差聽說就走，心中歡喜。七珠即換了一套新衣服出來，二差鼻子裡，只是聞著陣陣的蘭香。留神一看，真真可愛，一言難盡，把他個心中難熬，口內不住的贊歎，說道：「快走！」七珠出了禪房，叫小尼快來關門。小尼說：「來了。」淫尼在前，公差跟著在後，一同出庵。

且說徐茂相伴七珠進衙，叫王仁出城去請九黃和尚。王仁答應而去，不敢怠慢。出了北關，無心看那廟外之景，忙進角門，正往裡走，抬頭看見公然、子仁，倒嚇一跳：他兩個打扮乞丐的形相，在那裡打掃山門後庭。王仁心下納悶，方要上前說話，只見公然把手忙擺，子仁搖頭拋眼；他二人恐有旁人識破了機關，走漏消息。王仁心靈，連連點頭，往外而行。竊喜廟內無人瞧見。三人先後出了廟，走到僻靜所在，各敘各人之事。王仁說：「奉差來寺，特請九黃進縣。」公然、子仁聽說，心下吃驚，叫聲：「老爺！快些回去！你想請他，萬萬不能。」

王仁道：「還求二兄指教，小弟如何行法才好？」公然說：「賢弟！此凶僧大為厲害，單刀雙拐，半空能行，過了樓房，如走平地。現今聚了許多強盜，個個武藝純熟，萬夫之勇。」王仁聽完公然之言，不由嘆喏笑了一聲，叫聲：「英哥，休要驚嚇！」

俺在六扇門裡走動，若要沒此本領，小弟如何敢在公門應役？

今日務要將九黃和尚請去。」又說：「只須如此這般，管叫他應允，二兄但請放心。」說罷，張、英二差站起，先進廟去。王仁略遲一會，邁步進廟，走至院中，一聲大叫：「廟內有人麼？」

廟中走出僧人，一見就問王仁：「你是那裡來的？是做什麼的？」

王仁道：「你說我是誰？」僧人帶笑說：「你好象衙門中公差麼？請入內堂吃茶！」王仁跟僧人走入廟堂，讓坐敬茶已畢。

王仁說道：「我無事不來，今領縣主之命，立刻請你九黃師父，進縣去辦吉祥道場。」僧人一聽，帶笑說：「上差少坐，待我稟明瞭當家，就來請你們去見。」說罷，邁步穿門，走入密室。

九黃和尚正同□二個響馬飲酒作樂，忽抬頭看見小僧，說：「你不在外面照看門戶，為何進來？」小僧就將王仁之言，告訴九黃。九黃心中不悅，帶怒道：「你去回覆他，就說我少時出來見他。」小僧答應，出了密室，來見王仁說：「我師父就出來。」且

說凶僧聽得公差來請他，望著眾寇說道：「列位寨主，依我想來，施不全差人來請，不知是好意，是歹意。同你們倒要商議商議，方保無事。且聞他詭計多端，狐媚假道，若進衙，恐其不便。」眾寇見問，一同說道：「雖說是你們所行之事甚大，我等料大膽之人，不敢驚動於你。江都文武官員，何畏之有？」

如有風吹草動，戰馬撒開，殺得他個江都縣天昏地暗！請你，你就去見他何妨？隨機應變，見景生情。若設壇場，你就唸經。

自今來往走動，你我交好，又怕何人？我們在此打聽消息。九哥又能走壁飛簷。果有不測，弟兄都住這裡，一同努力上前，殺官劫庫，把人斬盡，翻城變海。我等高山嘯聚，官兵無可奈何！」凶僧一聽，心中大喜道：「眾位言之有理。你們在此，我到前面，見他有何言語。若是禮貌恭敬，我就應允；倘是自誇上差，即便把他殺了。」說罷站起，凶僧歪歪斜斜出來，狂言大話：「何人請我唸經？九老爺不受錢的。」王仁看見九黃兇惡，暗道：「倒應了他二人之話，自應小心。」便問小僧：「這就是你當家的師父麼？」小僧說：「正是。」王仁惱在心內，忙移步至凶僧面前。見九黃閉目合眼，酒氣噴人。王仁心中靈明，走至九黃身旁，帶笑道：「大師父好呵！」九黃雖醉，心裡明白，聽公差問好，把醉眼一睜，答道：「我好！你好麼？」王仁肚裡罵：「好個撒野的賊禿，令人可惱！」又暗想：「且住！我來求他，少不得下些氣兒。」無奈何，答道：「承重九老爺一問，何以克當。」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